

鶴佬儂个好囡孫

——評宋澤萊〈台語文字化个问题〉

正月十七，宋澤萊先生佇自立副刊發表〈台語文字化个问题〉个大文，引起真普遍个重視佢討論。這是舊年「宋澤萊震撼」以來，又閣一擺个大地動。

用台員鶴佬語寫文章，應該是近兩三年以來个代誌。過去只有鶴佬語个歌仔冊、流行歌仔簿、新詩，但是真少用鶴佬語寫長文(毋是無，親像清朝个《暢所欲言》賦；戰後初年蔡培火翻譯全本《三民主義》著是)。前年(tsun⁵ni⁹)鄭良偉先生佇自立晚報有發表一篇〈廖峻、膨膨大爆笑〉个記錄文，舊年阿土伯佇《自由台灣》連載〈阿土伯講古〉，我本儂佇《回歸鄉土回歸傳統》新冊內底發表〈鶴佬語个過去、現在、佢將來〉、佢佇《台灣新文化》第四期發表〈蛇郎君〉台員囡仔古，佢宋氏職(這一)篇〈台語文字化个问题〉，證明台員鶴佬文已經發展出一个初坏(pue¹)。質个初坏但(na¹只要)閣小可仔(少許、稍稍)加工，就會使得期待著鶴佬文完美个記述文化出現。

鄭良偉教授佢我是台語學者，但毋是文學家，宋澤萊先生本來是文學家，以文學家个立場來

討論〈台語文字化個問題〉應該是最適當個。所以宋澤萊先生個職篇大文如果袂凍佇鄉土文學界造成一擺「大地動」，是證明鄉土文學作者無血無目屎耳(nia⁵)。

自來，台語新文學作家亦有幾個仔。大部份是佇華文文學作品中插幾字仔台語詞，共伊個作品摻一點仔台員味。但是有是真正咧試寫台語詩文。在所有鄉土文學界，真正有心卜研究台語個，宋澤萊，是其中一個。

我個《台灣禮俗語典》，照我所知影有三個文學作家對頭將伊看格尾，一個是向陽，一個是黃勁連，閣一個是宋澤萊（按——撰文當時）。拙作本來是以《台灣俗語典》個題目佇自立副刊連載，向陽是第一個看著我個作品個，以後加添字考部份，改名《台灣禮俗語典》出單行本，向陽閣替我寫序，向陽個熱心台語「文字格」個建立是可敬個，黃勁連對《台灣禮俗語典》吸收台灣文化俗語言個營養，創作伊個台語歌詩。《台灣禮俗語典》出版了後，宋澤萊寫一張批予（音戶）我，哈我討論一寡仔台語個問題，然後，伊將歸本語典看過，尙且閣做眉批(bi⁵phet)，提出眞儕問題，我對伊個熱情實在感心，但是因爲伊個問題太儕，我若卜一一回答，袂輸閣寫一本冊，所以我干單寫一篇文章共(kat)伊做簡答。舊年年底，我去中部做研究，順繼(sua³)去鹿港揣伊，就「台語文字化個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由此可見，宋澤萊先生對台員鶴佬語文字化的問題是經過一番用心研究個。所以伊職篇大作所用個漢字亦可見是一字仔一字誠（很）頂眞揀個。鄉土文學作家眞少有儂像伊遐爾認真個。

因此宋文一下刊出，佇文學界受著熱烈个討論是必然个結果，但是宋文選用漢字个標準亦受著一部份儂个誤解。有儂講宋文用字太「雅」，看無。亦有儂講，宋文足儂（很多）字寫母著（寫錯）。我想我有需要就職部份替伊做淡薄仔辯解：

第一、鶴佬語本是古漢語个一个支派，但毋是北京語个一个支派。鶴佬語个枝骨——白話音，照我个研究是對越國漢語分支出來。越國漢語是南方殷方言系統个一派。但是北京語或是普通話卻是北方周方言系統个支派，在金、元、滿州各胡族个影響之下所發展出來个新形態；伊个近親，未受著胡族影響个，是客語、廣東語、恰鶴佬語个讀冊音。所以鶴佬語在語言上保存著唐朝以前（指讀冊音）甚至最古會得通上溯洛殷商方言（指白話音）个特色。像鶴佬語職款化石性个語言，當然愛用著真儂「古雅」个文字即有法度描寫。但是鶴佬語自古以來並無正式个文字。咱所受著个教育，完全是文言漢語，或是普通話白話文个文字教育，鶴佬儂毋知影個（他們）逐日（每天）所講个話原來是有本字个。近年來在董同龢、林金鈔、黃典誠等漢語學家佮我本儂運用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方言學作科學个研究，大部份个本字攏會凍確定。最近个成果就是我佇《台灣禮俗語典》所考證佮使用个漢字。

鶴佬儂對遮个字，有一部份太生疏、無法度適應，這著那親像一个自細失散个囡仔，大漢了後母捌（不識）家自个父母共一款。鶴佬儂自早就做北方普通語文个新婦仔囡，因此對鶴佬語个本字亦袂認得矣。我想鶴佬儂若下有鶴佬儂个自尊，第一就是捌（識）遮个字，這我叫做「認祖

運動」，第二是用遮个字作文，我叫做「歸宗運動」。宋澤萊是鶴佬儂文學家中間，兢心(kin'sim¹)塊認祖歸宗个鶴佬儂好囡孫。

基於頂面个認識，寫鶴佬文選用漢字个時，除了真通俗个用法，若拄著（遇到）有本字个，當然應該儘量用本字，若拄著無本字，或是本字太冷僻个，應該假借同音字。這是自古以來漢字使用者所行个正路。但是自從日本時代末期皇民化，以及光復了後「國字號文化」化以來，鶴佬語文界產生了一種大量借用北方字音、字義个新怪胎，那像啥麼「切仔麵」啦、「無三小路用」啦等等，這正正是「國語文」个雜種仔囡、不三不四、烏魯木濟。

宋澤萊並無完全採用我所考證恰設計个漢字，伊有伊个意見，這是伊个自由。語文學家不能要求作家完全照學理來用字。但是伊毋願做儂个新婦仔，伊認真卜做一个鶴佬儂个好囡孫，這是我卜共伊呵咾个一點。

第二、在批評宋澤萊个用字母著以前，應該先認識什麼字即（才）是著个；其次是有什麼理由講某某字是著个、某某字是毋著个（錯字）。

假使若無法度回答頂面質兩點，著大聲講某某儂寫鶴佬文用字母著，這是烏白講。伊干單會使得講伊「無恰意」按爾用字，袂使得講儂寫「毋著」。

批評鶴佬文个用字是毋是正確，我想應該有兩個標準。

第一是，有本字个詞素應當儘量採用漢字个普遍用法，即會凍哈其他漢語系語文求得一致。

這叫「語源」原則。

第二、找無本字或是雖然有本字但是無實用個詞素，應該儘量採用鶴佬儂自明末至今四百外年以來在文學上約定俗成個用法，不管是母是正確。這叫「隨俗」原則。

假使一個詞素，伊亦找無本字、亦無習慣通用个字，這著隨在儂去選用（當然亦愛有原則，譬論講必須用「同音假借」。但是到底用佢（那）一字同音字，在猶未成俗以前，當然作者有充份个自由選字）。假使苦有本字、亦有習慣用法，作者就無權利隨便用字。

咱以頂面兩個標準，會凍批評儂用字是母是正確。但是批評者一定愛相當捌字，絕對袂凍用一己偏愛之心去批評別儂。

宋澤萊講「台語文字化無親像咱想个遐困難」，這亦是事實。但是亦母是遐爾簡單，尤其是做一個開拓者，卜有語文學个根據、又閣卜合鶴佬儂四百年來个習慣，若無相當下功夫，是無啥可能个。

宋澤萊會凍用漢字寫出相當水準个鶴佬文，在我看起來是無簡單。批評儂是上簡單，家自做看昧(mai⁷)即知影困難。

當然，我希望宋澤萊先生閣繼續研究，尤其是方言比較方面。譬論「在」（音箸），宋澤萊用「值」字，無愛用「佇」（同竝）字，這是不應該个。因為「在」義，雖然普通个台員鶴佬話講ㄗ，但是澎湖講tu⁷，鹿港、台北縣南半部个泉州腔講tu⁷，若無愛用較「古雅」个「佇」或「竝」，至

少愛用同音个「母」字。選用漢字个自由是真少个，我希望逐家（大家）將台語文字化个代誌當作一種學術去研究。這是千秋萬世个事業，袂使得清採得。

其次是，所謂「台語」、或是「台員話」，一般是指「台員鶴佬語」，因為鶴佬語佇台員是佔絕對優勢，習慣上按爾講亦無啥要緊，但是事實上這母是公正个名稱。所謂「台員話」，除了鶴佬語以外應該包括「台員客話」、「台員南島語」（著是山地話）。鶴佬語若有需要「文字化」，當然客話、山地話亦應該文字化。任何語言文字愛予儂自主自由去發展，這即是真正个民主自由。假使咱若反對「大漢族主義」，一方面又閹犯著「大鶴佬主義」个錯誤，處處要求標準化、劃一化，這是矛盾。宋先生在文中講：

「假使台語文字形成主流，真可能會逼使外省儂、客儂、山地儂需要學台語……勉強二千萬儂講北京地區个話是真个勉強，勉強二千萬儂講台語就母是勉強，而是順應自然了。」（照原文）職款个講法，真可能會予儂誤會宋先生是「大鶴佬主義者」。宋先生是鶴佬儂，鶴佬儂愛護鶴佬个語言文化，這亦是天經地義个代誌。但客儂、山地儂愛護家自个語言文化嘛是天經地義个代誌，倘有需要，自然會愛學鶴佬語文，但是除了家自个父母話，學習別儂个語文攏是勉強，不管是北京語或是鶴佬語。

世界上大部份个國家攏是多民族个，多民族个國家或地區卜和平相處，只有一个辦法，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欣賞，母是互相勉強。敢母是按呢？

孫圉个好儂佬鶴

(一九八七、一、廿七)